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第二十七回 盛希僑豪縱清賭債 王春宇歷練進勸言

卻說譚紹聞一覺睡醒，兀自在牀上挺著。猛可的把昨晚事體，一齊上心，好不悶氣。一來想起那少年之罵，分明是罵我姓譚的。二來想起這一百四十串錢，沒的生法。況自己不曾動手，平白還這宗屈錢。又想起王中回來知曉，何以見面？又想起詐說表兄緊病，將來要照出假話，何以對母親？翻來復去好不自在。畢竟這幾宗中，還錢的事更為緊要。欲待查討房價、佃租，爭乃父親在日，俱是人家送來，我如何去討？況且不知話該怎說，又怕聲張。左盤右算，要去尋表兄王隆吉去。他今日在生意行經的事多，或者有個什麼法子，先可以哄過母親，把詐言緊病一事說明了。久後也好遮掩。吃了些須飯兒，因對母親說，要去東街再去看隆哥去。王氏道：「這才是哩。你那兩日沒回家，你隆哥聽說尋你，早跑的來了。還該再去看看。」紹聞急上東街。到春盛鋪，小伙計說：「隆相公接老掌櫃的去了。」紹聞愈覺悵然。也忘了看看姪子，回頭就走。

走至娘娘廟街，恰好撞著盛希僑在當舖裡出來。寶劍兒說道：「那不是譚少爺麼？」希僑看見，開口便說道：「好賢弟呀，招駕一班好戲，一個好出名九娃兒，就不叫我見見麼？」

譚紹聞急切沒啥答應。希僑哈哈笑道：「沒的說了，休臉紅。你跟我到家說句話。」這紹聞正想著尋人領個教兒，便跟的去了。過了一個大門樓兒，門上一個小家人攔住說道：「少爺不坐坐麼？正等著少爺哩。」希僑回顧紹聞道：「咱到這裡瞧瞧罷。」紹聞道：「我心裡有事。還要問你領個教兒。你要十分要去，我就走了。」希僑道：「賢弟，你果然是心裡有事光景。

先見了我臉是紅的，如何又會黃起來。也罷，咱就到家說話。」

紹聞跟的到慎思亭上。吃完茶，紹聞便把替茅拔茹招駕戲子一事，與在張繩祖家兩次賭博輸錢一事，一五一十說個明白，求盛希僑生法。盛希僑笑道：「菜籽大事兒，也要放在心上。像我們這樣主戶，休說一百四十串，就是一千四百串，也是鬆事。賢弟你放心，我明日備個酒，請幾個賭家玩玩，你抽一場子頭錢，管情夠了還使不清。要正經朋友做啥哩？我替你辦辦。

只是沒星秤這個殺才，連我的朋友都弄起來。夏家第四的這個東西，也不算一個人。我如今即著人派這一場子賭，全不要三個核桃兩個棗的。前日有先祖的一個門孫，往湖廣上任去。他送我一頭驢子，值五十多兩。我贈他一百兩驢儀，他再三不受。

如今我叫小價換的錢來。明日你看看正經賭罷。好沒星秤這個殺才，明日要約他來，叫他赴赴正經大排場。你放心回去，明日早來。」

果然紹聞次早吃了點心，又說是看王隆吉去，一直兒到了盛宅。早已一起兒賭友在座，單等張繩祖到。話不移時，張繩祖到了。這些人到了一處，無非是市井野談，村俗科譚。須臾上場，你叫么，我喝六，你恨不擲快，我惱只弄叉。擲到午錯時吃了飯，依舊上場。有先贏後輸的，也有輸了又輸的。到了日夕歇了手。

單說張繩祖輸了九十串，不敢再賭，要算賬目。盛希僑道：

「老秤，這也不算輸贏。你知道麼？今日我是替譚賢弟兌賬哩。你輸了九十串，不教你拿來，算譚賢弟完了你。明日再叫你那假李逵來取五十串錢去——這四十串頭錢，就是譚賢弟哩。我再墊上十串，一剪剪齊。他也不欠你的了。呸！狗殺才，吃人吃的眼紅了，核桃、棗，一例兒數起來。這是我盟弟，要不是我知道，你把他阻住了。前後事我已對我說明。呸！你全是不貨！」張繩祖道：「那是免兒絲的牽引，把他的錢替輸了，干我屌事！如今清賬就清賬，一般好弟兄們，何在錢不錢。

我讓十串，只取這頭錢四十串去。只是還有紅玉一宗事，不曾開發哩。」盛希僑道：「你說是速妮兒不是？幾天才不在街上尋飯吃。依我說，一個錢罷。老秤，你手裡也沒個好鶴鶩。左右你都清白罷。譚賢弟，你也休再上他的當。到明日我接個好名妓，敬賢弟一敬，黃昏要催妝詩，另日贈纏頭詩，也得一首美人詩。看看何如？」把紹聞肩兒一拍：「賢弟，再休要混這土條子，丟了身份。」

原來盛希僑在匪流場中，有財有勢，話又說的壯，性子又躁，所以這一般下流都讓他。

本日譚紹聞把張繩祖的賭欠，紅玉的宿錢，被盛希僑替他一筆勾了，心中好不暢快。日晚告歸，盛希僑自有別的勾當，也不懸留。紹聞致謝承情不盡，盛希僑道：「你說這話，我就惱了，要結拜兄弟幹啥哩？自己弟兄，有事時正要拔刀相助。

你說承我的情，便是把我當外人看了。」紹聞起身，心中喜道：「原來結拜弟兄，有這些好處。」卻忘了夏逢若也是結拜的。到家中，王氏問道：「你隆哥好了麼？」紹聞道：「我說沒啥意思，去接俺舅去了。」王氏道：「你舅回來不曾？」紹聞道：「七八分到家了。」

說話中間，已是上燈時候。紹聞叫趙大兒做晚飯兒吃。孀婦道：「大兒肚疼的要緊。」王氏道：「只怕也是時候了。他漢子又沒在家，叫宋祿套上車去接穩婆去，雙慶兒打著小燈籠跟著。」雙慶兒道：「穩婆在那裡？」德喜兒道：「他門上有牌兒，畫著騎馬洗孩子的就是。衙門前那條街上，有好幾家子。」

紹聞道：「你去就是。」二人去了。

到衙門前槐樹巷，接了一個姓宋的來。挨至二更天，趙大兒生了一個女兒。事要恰好，話要湊巧，冰梅也腹痛起來。這宋婆生意發財，一客不煩二主。挨至五更，冰梅生了一個豐偉胖大的小廝。宋婆磕頭叩喜，王氏心中又喜又悶。喜的是男孩兒難得，悶的是平日不明不暗，人說主家沒道理。」

到了日出時候，宋婆要走，定住後日來洗三。王氏與了些東西。家中無人，王氏只得親自看狗，送至後門。恰好王春宇到了，迎個照面。王氏急緊接住。王春宇看那穩婆，笑道：「這不是一丈青麼？」那宋婆道：「譚奶奶恭喜了，得了孫孫，王大爺吃麵罷。大爺你是幾時回來的？剛剛趕上送米麵。」笑嘻嘻的走了。

王春宇隨王氏到的樓下，說了遠歸的話，問道：「適才老宋婆那話我不懂。孔親家事尚未舉行，那的喜事？」王氏道：

「你隨我到東樓下說話。」到了東樓，王氏唧噥了一會。出來，王春宇道：「這有何難。男胎是難得哩，這是俺姐夫一個後代。明日就出帖請街坊鄰舍吃湯餅，明明白白的做了。怕什麼？」

因問：「外甥哩？」王氏道：「不知道。」問德喜兒，德喜兒道：「大相公把後書房門上的緊緊的，睡哩。」王春宇道：「蠢才。這事多虧我到，若叫你們胡董起來，才弄的不成事哩。」恰好王中也回來。王中見了春宇，說道：「舅爺好。」王氏道：「你怎到的這樣早？」王中道：「我昨晚想趕進城來，到南門時，門已關了。店裡住了一夜，閃開門就進來。」王氏道：「你屋裡恭喜了，大相公也喜了，一天生的，真正雙喜臨門。」王春宇道：「真正好哩。我去叫福兒去。」春宇去叫的紹聞回來，到了樓下，說道：「沒別的話，作速寫帖備席，請人洗三吃麵。我後日來陪客，叫你姪子送米麵來。你別要把臉背著，寫帖子去罷。」紹聞只得依命而行。

卻說到了三日，請的街坊鄰舍及春宇夫婦齊到。宋婆與薛窩窩也到。原來宋穩婆露口於薛媒婆，薛媒婆說：「這是我說的，我也去吃麵去，討個喜封兒。」不料當日賣冰梅那人，尚在省城飄流，其姓名不便說出。因眾人洗三聞知此事，也到了。

站在後門裡，發了些「主欺奴」的話，要上衙門告去。王中對春宇說知，春宇道：「這有何難。」見了那人，開口便稱親家，瓶口內掏出二兩銀子與了，又承許越外三十兩，以後作親戚來往，就留下吃湯餅。這人也喜出望外。這也是王春宇幾年江湖上精細，把這宗事，竟安插的滴水不漏。

午後客散。姐弟兩個，連曹氏三個人，說了一會子家常。

王氏道：「隆吉心疼好了？」曹氏茫然不知，沒的答應。王氏道：「端福兒三天跑了三回，說是瞧隆吉兒，難說就沒見麼？」

曹氏道：「天啣，隆吉兒好好的，何嘗有病？誰見外甥的影兒？」王氏道：「敢是他搗鬼哄我哩？」王春宇道：「外甥聰明伶俐，有管教便成一個出格的好子弟，沒管教便要下流。姐姐休怪我說，咱親姊妹們說話，畢竟你有些護短溺愛。將來你還要吃他的苦哩。我近來江湖上走的多了，經歷的也多了。到了鎮店城埠住下做生意，見人家那些子弟胡鬧，口中不言，背地裡伙計們卻行常私自評論。及至見了，還奉承他。他只說生意人知曉什麼？其實把他那腸子肚子，一尺一尺都丈量清了。」

我如今要說姐姐，即如今日這宗事，我只是見事彈壓。其實是姐姐沒規矩。是也不是？」王氏無言可答。

卻說譚紹聞見姘子與母親會面，必然說起黑夜要橘紅的話，不敢近前。王春宇坐了一會，心上惱了，說道：「叫端福去！」

雙慶兒叫的回來，進了樓去。王春宇說道：「你坐下，我問你。不說別的，我是你一個娘舅，一年多沒見，你通不來傍個影兒，是何話說？」紹聞閉口無言。王氏道：「那日黃昏裡，有人叫門，你說你隆哥心疼，問咱家要藥，你去了一夜。」

如今你姘子怎的說全不知道呢？」紹聞只是不言。王春宇肚內有冰梅這宗事，又聽說編瞎話在外邊過宿，心裡早猜著了一宗。

那賭博還在所不料。因說道：「姐姐，孔親家那宗事該行了。」王氏道：「孔親家不在家，往他舅衙門裡住了一年多。遲早回來，我就與他行這宗事。」王春宇點點頭兒，道：「行了好。只是他們俱年輕，俱不知道什麼。休要叫孩子們各起氣來，惹人家笑話。這卻要姐姐處處留心。」王氏道：「是哩。」春宇夫婦見天晚要走，王氏挽留不住，任其歸去。這王春宇正是那：

商家見客多奉承，爭說為錢將我敬；

豈料爾家興與敗，旁觀不忍眼懸鏡。